



15歲少年何以會被「港獨」洗腦驅使？

看清「軟對抗」
鄭曼晴

警方國安處日前拘捕四名「港獨」組織成員，涉嫌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尤為令人震驚的是，被捕疑犯之中竟包括一名僅15歲的少年。一個15歲少年，為何會成為激進「港獨」組織的成員，還參與了諸多違法行為？事件再一次證明，香港亂的根源尚未根除，治的基礎尚需鞏固。「軟對抗」這種通過隱蔽、間接方式，利用負面敘事、誇大社會問題、散播謠言或文化滲透等手段逐步削弱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影響社會和諧與國家安全的行為，即使在黑暴過後仍持續對青少年造成不可低估的禍害。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都必須重視，不能讓「軟對抗」成為香港維護國安的新漏洞。

「軟對抗」手法具三大特徵

「軟對抗」並不是近日才在香港出現，在修例風波發生之前，社會上已存在形形色色的相關行為，只是在修例風波期間其手法變本加厲，禍害更嚴重。綜合過去的個案，可以總結「軟對抗」的核心特徵是「偽

裝」，同時在使用手法上具有三大特徵：一是以出版物為掩飾。例如從2020年開始，便有香港言語治療師總會的成員出版所謂的《羊村》系列繪本，以漫畫形式試圖將畏罪潛逃的逃犯描繪為英雄，更用「狼羊」的比喻分化香港與內地的關係。這類繪本看似「無害」，實則通過文化滲透影響年輕一代的思想，削弱他們對國家和政府的認同感。並且兒童若長期被灌輸違法行為正當化的價值觀，更會再次令「違法達義」、「公民抗命」等歪理謬論誤導下一代，在社會埋下不穩定的種子，直接威脅國家安全與社會和諧。

二是以社交平台為載體。如在社交媒體，有所謂的「關注組」名義上是關注各區店舖結業情況，暗地卻有不少人在群組中散播負面情緒，利用市民對經濟環境的憂慮，營造政府與民眾之間的矛盾，又在北上消費潮下，製造兩地對立。在經濟尋求復甦的緊要關頭，社界各界本應凝聚一心共同尋求解決辦法，在這種時候誇大經濟問題，甚至轉而變成不問是非攻擊政府的平台，明顯已不是「關注」，而是某些人有意識地想削弱市民對政府的信任，企

圖將對經濟現況的不滿引導為政治問題。三是以新聞事件為切入。在一些公開活動或新聞事件中，「軟對抗」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最典型的便是早年有人在體育賽事中噓國歌或做不雅手勢，又例如2021年舉辦香港馬拉松期間，有人呼籲參賽者穿戴印有政治符號的衣飾，試圖將政治議題滲透至平常接觸的文體娛活動當中，騎劫市民的日常生活。雖然這類行為看似微不足道，但若不加以制止，久而久之便會成為習慣，加劇社會對立，進而影響香港的穩定。

有些人覺得強調「軟對抗」造成的影響被誇大，但真的如此嗎？「軟對抗」其實是另類的「洗腦文宣」，本質是「煽動對抗」。

就在本周三，警方國安處拘捕一個名為「香港民主建國聯盟」的「港獨」組織四名成員，四人涉嫌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捕者年齡最小的只是15歲。據警方交代案情，該組織自去年11月起在社交平台宣布成立，並開始招募黨員。到今年2月，該組織在網上記者會上宣布行動綱領，包括提出所謂的「臨時國旗及國歌」、尋求國

際聲援，甚至還聲稱會為外地港人提供軍事訓練。今年7月，該組織在境外舉辦活動，踐踏國旗和區旗，以及播放煽「獨」歌曲，升起煽「獨」旗幟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事實擺在眼前，黑暴勢力尚未完全消散，反中亂港分子和境外勢力仍試圖利用各種機會、透過各種渠道荼毒青少年。案中被捕的15歲少年，在黑暴發生時還不足10歲，他是從什麼地方接觸到這些極端思想，又是從什麼途徑認識該「港獨」組織的其他成員？其中有多少是因「軟對抗」的誤導資訊而起？在如今的互聯網時代，青少年往往更重視網絡上的聯繫，也就更容易被一些極具迷惑性的政治文宣所誤導，最後誤入歧途。

「軟對抗」本質是煽動對抗

有理由相信，今次被捕的15名少年絕非單獨事件，現在網絡上還有多少假借各種名目的「軟對抗」組織或群組未被發現？只要這些群體一直存在，香港就要繼續面對心智未成熟的青少年被「港獨」組織洗腦的風險。「軟對抗」絕對不是無害的言行，而是通過各種不同名目「偽裝」的違

法行為，對國家安全和香港社會穩定構成實質威脅的隱患。特區政府依法採取行動打擊「軟對抗」，也絕非無事生非或打壓市民自由，而是有其必要性。為了防止錯誤價值觀傳播，確保下一代在健康環境中成長，避免未來社會動盪，成為外部勢力顛覆國家的工具。

因此，特區政府需要擔當作為，一方面善用法律工具，堅定執法；另一方面要及時主動駁斥不實言論，加強在社會層面的政策宣傳和教育，也要積極回應房屋、經濟等市民關心的重要訴求，令不法之徒無可乘之機。

「軟對抗」以隱蔽方式侵蝕香港的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其危害不容小覷。從推出繪本，到煽動對立的社交媒體帖文，再到滲透日常生活的政治符號，這些行為看似細微，卻能削弱社會信任與團結，為國家安全帶來嚴重威脅。政府打擊「軟對抗」，是維護香港穩定與國家安全的必要之舉。當局也要繼續通過加強教育、切實排解民生憂難、完善法律，與市民共同抵禦「軟對抗」這一挑戰，確保香港的長遠繁榮。

警惕各種「軟對抗」 廢除「私飯」制度 合法合情合理



葉建明 議論風生

難的囚犯會獲派軟餐等。香港現行的《監獄規則》已經有超過70年的歷史，70年來，世界早已滄海桑田，香港也早已今昔相別。審視過往羈管被判罪和候審在囚人士的相關執法經驗，懲教院所為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國安風險和保安威脅，以及其他司法管轄區相關法律 and 實踐經驗，完善《監獄規則》勢在必行，合法合情合理。

英國27年前已廢除「私飯」

本次修訂法例也與世界大部分地方一致。而且，香港的監獄當年設立「私飯」制度，主要是沿襲早年英國做法，但英國早在1988年就廢除了這一規定，而世界上大多數司法管轄區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澳洲等，都沒有容許在囚人士選擇「私飯」的制度。其實道理很簡單，羈押囚禁不是旅遊住酒店。在囚人士因為有棄保潛逃、干犯刑事罪行或妨礙司法公正等等風險而被依法命令在候審期間還押，他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在監獄中需受到必要的限制。正如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認為，修例「非常合理和有必要」，「吃私飯穿私衫」已過時。

此次政府修訂建議充分考慮了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在維護國家安全、保障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和保障個人權利之間，已經有一個最好和最合理的平衡。

也正是如此，7月7日舉行的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上，發言的議員均表示支持修例，認同「早一日，得一日」完成修例，將有助於持續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體系，達到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特區政府日前建議修訂《監獄規則》，賦權懲教署基於特定目的或因應不同情況，對探訪在囚人士、在囚人士與律師接觸及囚犯生活管理，包括衣着及飲食等方面施加有需要的限制、條件或禁止。此次修訂旨在防止有人濫用《監獄規則》的制度危害國家安全、威脅監獄的保安、秩序及紀律，或妨礙在囚人士改過自新。

有網媒針對其中廢除「私飯」制度，借題發揮扯上所謂在囚人士人權，有必要予以駁斥。在地緣政治風險加劇，國家安全隱患尚存，香港實現穩定，邁向由治及興新階段，全力以赴拚經濟的當下，樹欲靜而風不止，我們需要警惕各種「軟對抗」，防範各種「帶節奏」的輿論。維護國家安全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

過去6年發生300宗違規事件

修訂文件提出，在膳食方面，取消候審在囚人士可自備「私飯」（包括食物及酒精類飲品）做法。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指出，「私飯」會帶來數個風險。第一是特權的風險。可能會有人利用進食「私飯」這個特權去影響其他在囚人士，讓其有特別的權利，成為在囚人士私相授受的工具。第二是保安的問題。曾有案件涉及「私飯」內放置毒品，甚至其他違禁品的情况。懲教署人員要花大量時間和資源，就每一個「私飯」作詳細檢查，才能讓囚犯享用。第三涉及健康問題。此外，「私飯」亦是導致爭執和打鬥的其中一個主因，2018年至2024年就發生了超過300宗候審在囚人士因「私飯」引致的違紀事件。

其實，懲教署一直有向候審在囚人士提供合理的膳食，包括米飯為主的中國餐；麵包為主的西餐，以及咖喱餐和素食等四種基本膳食。此外，還設有30多種特別餐，包括對有吞嚥困

用好專業服務優勢 緊抓內企出海新機遇

智庫專欄
區浩馳、胡恩齊

今年6月，夏寶龍主任在國安法公布實施5周年論壇致辭時指出，香港要發揮「內聯外通」獨特優勢。着力打造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平台，大力拓展國際網絡，繼續鞏固與傳統市場聯繫，積極開拓中東、東南亞、拉丁美洲等新興市場。特區政府亦表示，香港會作雙向發展，一方面開拓新市場、新資金來源，包括中東及東南亞，另一方面是助力內地企業出海，以布局供應鏈、產業鏈，在資金、專業服務方面，支持內地企業發展海外業務。

「出海」無疑已成當下經濟發展最熱門關鍵詞，而香港要真正發揮作用，除對自身優勢的認知，更須對潛在服務企業有深入了解，才能實際助力內地企業開拓全球市場。

加強早期初創融資服務

京津冀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和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經濟最活躍、開放程度最高的區域，形成三大經濟帶。這些地區一如舊金山、紐約和東京等國際著名灣區般擁有強大綜合實力和創新力，因此又有「中國三大灣區」稱號。作為企業聚集地，「三大灣區」坐擁全國近七成500強民營企業、九成獨角獸企業及瞪羚企業，以及近七成出口額，是內地企業出海核心陣地。

京津冀正引領全國產業數字化進程，貢獻北京市三成GDP、毗鄰多所大學的中關村科技園就是核心引擎，催生了字節跳動、快手、小米、美團、京東等，又孕育出全國四成電商獨角獸以及一批人工智能新銳；長

三角則在前沿科技、金融科技、先進製造和生物醫藥等領域展現競爭力，代表企業有近年急速冒起的「杭州六小龍」和螞蟻集團等，區內也包攬全國光伏產業產值前三省份及全國超過六成生物科技獨角獸；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是電子製造及物流企業樞紐，誕生了美的、TCL、格力等家電龍頭，華為、OPPO、VIVO等智能手機品牌，大疆創新、道通智能和億航智能等無人機新貴，以及順豐和貨拉拉等物流巨頭，培育了全國近三成物流獨角獸。

內地企業出海或多或少都面對着缺乏融資和國際化的挑戰，事實上，不少內企將香港視作產品服務、商業模式和品牌的出海橋頭堡。例如有電商平台將其香港營運中心定位為跨國供應鏈樞紐以拓展歐洲及中東業務；有人工智能和機器人企業籌備通過「18C章」特專制度上市並與香港不同公私營機構締結策略合作關係，增應用場景加速國際化步伐；有金融科技企業來港進行全球財資管理並計劃申請穩定幣發行牌照；有光伏企業到港設立綠色融資平台以支援其亞非市場能源項目；有生物科技企業在港設立國際研發中心，連接香港資源加速技術成果國際轉化，等等。

與國際接軌的專業服務是香港眾多優勢之一，全球政經局勢動盪的情況下，香港專業服務助力內企出海的角色更加突出。要緊抓內地企業出海的機遇，就需要加強專業服務的廣度和深度。

以企業融資需求為例，香港商界更多聚焦針對成熟內地企業的IPO上市和發債服務，而較忽略早期初創企業的融資需求，或會錯過參與資助具潛力企業擴張成長的關鍵角色，這反

映香港融資平台功能廣度和包容性不足的現況。目前香港面向在港註冊中小企的各類政府資助計劃超過40多個，相信能覆蓋從種子輪和早期新創企業，理論上也能惠及不少決定落戶香港的創新型內地企業，如何合理地進一步激活這些資源絕對是未來探索方向。

至於服務企業市場試點需求，更是要對潛在出海內企有深入主動認識，如前文描述的各主要出海地區的關鍵產業特徵。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生活社交平台、機器人、電子消費品、家電、生物醫藥、物流電商等不同產品服務對應不同應用場景、標準認證和知識產權，面對不同國內外監管要求，並會採取從建廠併購到全雲端服務等截然不同的出海策略，亦會有跨越融資和市場試點的複合需求。如果香港專業服務供應商只知國際化而疏忽對內地市場深度認知，或只認識自身單一服務而忽略跨專業服務需求，將難抓緊內企出海帶來的新機遇。

強化「出海服務中心」作用

香港生產力局作為面向商界中小企的公營機構，早前成立「出海服務中心」系統地向潛在出海內企提供橫跨國際認證、政府資助匹配、應用場景牽線、智能生產支援等關鍵專業服務，並對匯聚「三大灣區」的創新企業有針對性部署，反映香港對自身「併船出海」功能角色的認知，正從探索邁向實踐階段。未來香港專業服務和商界更須加速這股變化，更精準賦能企業，才能抓緊內企出海機遇。

團結香港基金高級研究經理、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實習生

特朗普言而無信 美「印太戰略」入死胡同



知微篇
周八駿

特朗普不是「印太地區」這地緣政治經濟概念的提倡者，卻是這一概念轉化為美國的印太戰略以取代亞太戰略的始作俑者。

特朗普第一任美國總統任期，推行印太戰略的成果是，建立美國、日本、印度、澳洲「四方安全對話」（QUAD）機制。QUAD展現美國印太戰略的宗旨：一、在地理上，納入印度和印度洋以對沖中國在亞太地區的重要性；二、在政治上，建立所謂「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把矛頭對準中國。以印太戰略取代亞太戰略，同特朗普政府調整美國全球戰略、宣布中國是美國主要對手之一是一致的。

拜登取代特朗普入主白宮後，不僅繼

承特朗普開創的QUAD，而且，新設「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和「印太經濟框架」（IPEF）。美國的印太戰略從安全領域伸展至經濟和科技領域。這同拜登政府視中國為美國最主要對手的全球戰略是一致的。

從「軸輻」到「新融合」的弱化

從特朗普到拜登的印太戰略皆為維護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服務，所不同的是口號。特朗普的口號是「讓美國再次偉大」，拜登的口號是「美國必須再領導世界」。體現二者共同點的是，在地理上，東盟是印太地區的中心，但是，特朗普建立的QUAD和拜登建立的AUKUS，皆沒有東盟；拜登建立的IPEF僅吸納東盟部分成員，不構成IPEF主體。東盟雖是地理上印太的中心，卻在政治經濟等領域被美國邊緣化。

然而，從特朗普到拜登，美國推行其印太戰略的力量持續弱化。

2024年6月1日，拜登政府的國防部長奧斯汀在第二十一屆香格里拉對話會上稱，美國在印太地區與其盟國和夥伴的合作，已從以往的「軸輻」（hub-and-spokes）模式，調整為「新融合」（new convergence）模式。前者是以美國為中心，聯繫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盟國和夥伴；後者是由共同的願景和共同的義務感推動，形成一系列重疊和互補的倡議和機構。奧斯汀自吹自擂，稱之為拜登政府新成就。其實，是美國衰落的鏡像。在「軸輻」模式中，美國尚有力量做其盟國和夥伴的核心。但到了「新融合」模式，美國只能建立和控制由若干盟國和夥伴組成的「小多邊」來維繫其領袖地位。

2025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宮，因為敵視拜登政府和民主黨，把PEFF打入冷宮，僅維護其創立的QUAD。

特朗普重返白宮的第二天，2025年1月21日，上任首日的美國國務卿魯比奧主持

QUAD外長會談。

7月1日，美日澳印外長再度聚首華盛頓，舉行2025年第二次QUAD外長會議。日澳印皆同美國發生關稅和貿易摩擦，魯比奧仍試圖拉攏盟友以加強遏制中國。四國外長聯合聲明未點名中國，但稱四國重申致力於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宣布啟動所謂「四方關鍵礦產倡議」。

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打壓AUKUS。6月12日，白宮稱，特朗普政府審查AUKUS，目的是希望確保AUKUS與特朗普總統的「美國優先」政策保持一致。

「印太同盟」關係不斷削弱

特朗普第二任美國總統任期剛過半年，不足以判斷他的印太戰略將如何演變。但是，除非他另闢蹊徑，否則，否定拜登政府實施印太戰略的成果，只會使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每況愈下。

特朗普的印太戰略是其全球戰略重心。

特朗普的本意是，把美國的軍事力量和其他戰略性資源從歐洲和中東抽調到印太，加強遏制中國。然而，他言而無信，出爾反爾，悍然動用美國軍事力量打擊伊朗核設施，企圖震懾中東和世界上其他中小國家，以輔助他正在展開的對全球貿易夥伴的關稅戰貿易戰。其結果不僅使美國較拜登政府時期更深地陷入中東泥淖，而且令美國盟國的若干盟國生畏。

拜登執政時，北約加強與中國周邊國家接觸，特別是與日本、韓國、澳洲和新西蘭。這些國家的政府首腦都出席了2022年馬德里北約峰會以及之後兩次峰會。但是，2025年6月24日至25日在荷蘭海牙舉行的北約峰會，僅新西蘭總理出席。日澳韓三國各有其不一樣的理由，但給予國際社會的共同印象是，特朗普重返白宮後，美國與印太盟國關係被削弱。

美國的印太戰略將愈見證美國衰落。資深評論員、博士